1500多年

[由清]会说话]

富的本

凡人

父亲独坐在墙角的阴影里。这是一楼大厅 延伸到后墙一小片空间,位于楼梯和厨房间之 间,放着一台九十年代生产的老式音响,两把木 制的沙发椅和一个小茶几——这也是上个世纪 末的遗物。当时我们乡的许多村子轰轰烈烈地 办起了家具厂,哥哥也起了念。结果家具厂没 活几天,有限的几件家具倒是一直留到了现在。

没有开灯,大厅的灯光也显得陈旧暗淡。 如果不是要到楼梯下的鞋柜里找双拖鞋,我根 本不知道椅子上坐着个人。所以,当我取了鞋 子,回头突然看到一团结实的黑影时,吓了一 跳,等看清楚是父亲,才结结巴巴地挤出一句: "爸,你在这里?"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父亲也只是"嗯"了一声,似乎也不知道该

我不想就此走开,把父亲一个人丢在阴暗 里。可是,说什么呢?问他"怎么不开灯",这个 问题显然多余——父亲一向厉行节约,就在昨 天,他见我中午房间里还亮着灯,就提醒我关了 它,"一分钱也是钱,该节约就节约"。当时他是 这么说的,所以开灯的事问了也是白问。于是, 便改口道:怎么还不上楼看电视?

父亲白天干活,晚上唯一的消遣便是看电

"我现在电视也不大吃得消。顶多看完'阿 乐头说新闻',就睡了"。

"全身痛。"他又道。

我默然。"阿乐头说新闻"什么时候结束,我 并不知道,但听父亲的口气,在他的作息表里, 应该是从未有过的早了。这个素性坚强的人, 历来很少向我们谈及他的内心——包括事业上 的不如意和生活上的不顺心,更遑论身体了。 即使到了现在,他仍然坚持一个人去看病,而且 常常没有人知道。然而,最近他的言行还是有 了一些变化,有时问起健康问题,他也会向我倾 诉疾病带给他的各种烦恼:因血管淤堵导致的 头昏,因甲状腺结节引发的咽喉痛,还有肩颈 痛、腰椎间盘突出、肠鸣肠痛……有一次我还听 到他给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打电话,说自己"身 体很不好,打算去住院",且用了很大的嗓门。

然后,就会长时间地陷入沉默。

父亲这两年确乎住过好几次院,有动手术 的,也有检查身体的;但他以前从不向人说这 些。

我和妹妹时常劝慰父亲,"不要再接各种 活,该休息了","千条万条,养生第一条"。可 是,不干活,他又能干什么呢?他似乎无事可 干。他不喜欢打牌,不会搓麻将,吃不消看书 (眼睛老花得厉害),不爱刷抖音,不会玩朋友 圈,不能多喝酒,甚至唯一的娱乐——看电视的 时间也在减少……

想起前几年母亲打电话来,总要提父亲看

得给父亲多带条烟

□葛岭

电视的事。"说说身体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从 早到夜没一刻闲着,做不完的事。晚上哈欠一 个接一个,电视还要看到深更半夜,也不知哪来 的精力……"虽然全是责备的口气,可底色却是 明亮的,甚至带点自豪。

是呀!怎么会不自豪呢?奔八十的人了, 还在忙各种事情:给山上的气象塔做不锈钢栏 杆,给乡里人家做油烟机,替村里募捐修路,负 责修建坍圮的古庙。同时,作为老年协会会长, 还要协助村长处理全村老年人的事务……如果 不是有能力和精力,怎么会去做呢?

可是,能力与精力终有被耗尽的时候。我 分明看到,父亲衰老的速度和说话的热情,恰如 两辆风驰电掣的列车,正在朝两个完全相反的

不知父亲自己是否察觉,我想他应该是知 道的。只是,以他坚忍顽强的性格,他是不会承 认,也不愿承认的。除非实在干不动了,否则他 一定会把劳作这件事坚持到底。他不说话。他 像一匹狼,在黑夜里孤独地舔舐自己的伤口,用 沉默来抵抗时间加诸他的酷刑。偶尔,才会向 人浅浅地揭开自己的疮疤。

从前的父亲可不是这样。

父亲素来好酒,不仅酒量惊人,酒风也极豪 爽。几杯下肚,酒劲蹿上来,豪气也跟着往上冲 -脸色虽没什么变化,眼睛却亮得出奇,嗓门 更是大得出奇,一桌的人便开始凝神听他讲自 己的传奇:在村里读完小学,考上了离家30多 公里的大源中学;读书时一直担任班长,能说肯 做,班主任很倚重他;"文革"之初,怀着革命豪 情,参加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联,认识了不少 外校的人,其中有一名女生的母亲特别喜欢他, 想让他做女婿,但女生却看不上他的农村户口; 报考飞行员已过体检关,政审时却因自己亲姑 父的地主身份而被划掉名字;他于是当了代课 老师……父亲在追述自己的旧事时,并无什么 特别的遗憾和感慨,好像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无 可厚非。他说着说着有时会突然喷出大笑来, 那般地兴致盎然,欢喜快活,我和妹妹看了真是 既开心又害羞——在我们幼小的心里,父亲是 多么了不起的人物,简直比雷锋叔叔还要帅气 与迷人;可是,他为什么总喜欢那么高声大气地 说话,生怕人听不到似的。就不能小声点吗?

然而,父亲是不会小声说话的。我们 小时候,村里人并不叫他名字,而叫他"大王", 这是他的绰号。为什么叫"大王"呢,很多年后 我才明白,可当时总觉得这个称呼太刺耳不友 善——周围的绰号太多了,而且大多是不中听 的,比如我二叔一只眼睛有一丁点斜,就叫"斜 眼";堂叔长得白净秀气,爱唱戏,绰号"小娘"; 隔壁于荣公专好女人这一口,是只馋嘴的"小 猫"……只有我二叔公的绰号最好听,叫"师 爷",他可真是能说会道、足智多谋呢! 我爸爸 诨名"大王", 男同学们便时常在我耳边"大王" "大王"地乱叫,气得我老是跺着脚抹眼泪,妹妹 则急得要与人吵架。到后来生活中凡是称"大 王"的东西,我们家一律改叫其他名字……

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这"大王"称呼远没 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父亲之所以被称为 大王,原因大抵有三:一是因为在我们家族里, 他是同辈中的老大,同族中的弟弟妹妹极多,大 者为王,便是大王了;二是因为他的才干明显超 于一般人。我与妹妹自小就很以父亲为豪,这 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办起了乡里的第一个五金 厂,成为首批万元户;更是因为他曾经在小学同 时教过四门课:数学、体育、音乐和美术——那 时孩子们没有科学课,如果有,他一定会教第五 门课。他热爱无线电,村里凡是有家电坏了的, 总是找他修理;我们家的电唱机、收音机和电风 扇都是他自己买材料组装的。小时候,我和妹 妹最爱听他边拉二胡边唱歌。二胡是破二胡, 他的声音也并不动听(我怀疑他有点五音不 全),可是高亢雄壮,蓬勃明亮,自有一种鼓舞人 心的豪气与英气,很像我们山上的毛竹。他闲 暇时,给人家做油漆。五斗橱、床头柜、碗柜 ……他刷刷几笔,花、鸟、虫、鱼就好像要从上面 走下来。至于第三个原因,则是父亲年轻时喜 欢"侃"——酒桌上自不必说,其他场合,也不管 合适与否,常常无所顾忌,海阔天空,信马由缰, 放言高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学四年级的 春天吧,父亲为了了解当时的市场行情,一路北 上,去了许多地方,一走就是一个来月。那天中 午放学,我赶回家吃饭。风大,校门被吃得紧紧 的,当我使出老大的劲终于推门而出时,耳边传 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雄壮洪亮,铿锵有力,锣鼓 似的敲击我的耳膜。我举目一看,对面操场边 站着的,不正是我日思夜想的父亲吗? 他就像 个大明星似的,被一群人簇拥着,滔滔不绝地谈 此次出门的见闻……

可是,现在呢?父亲已经有多久不再与人 大肆聊天、大笔挥毫、大碗喝酒、大声唱歌了?

我看见昏暗中,父亲点燃了一根烟,火星一 闪一闪。烟雾瞬间弥漫开来,他的沉默仿佛因 此而有了形状和寄托。

"你这次回家休养,最好多住几天。"父亲突 然开口,掐灭了我的胡思乱想。

我定了一定神,点点头。我本来就打算住

一段时间。 "爸,下周我陪你去做检查吧。"

父亲"嗯"了一声,他居然答应了!我在心 底高声欢呼。

现在,我知道了,下次回家,一定要给父亲 多带条烟……

■寻访

东晋·德清窑褐釉瓷香薰

釉,规整别致。(制图 黄睿)

颗年轻的头颅

德清空福和瓷香薰印

1974年富阳市民捐赠,国家二级文物。香薰炉呈球

状,顶部有一小喇叭口,内空,上半部镂四周三角形孔,第

四层开一倒梯形添料口,下有支柱,下有承盘,平底,施褐

□ 邵翊翔

一个秋日的午后,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江面 上,波光粼粼。我寻找着一个传说中的门牌号码:达夫 弄1号。

沿着江边漫步,脚下的青石板路仿佛在诉说着古 老的故事。富春江的水,清澈见底,宛如一条碧绿的丝 带,蜿蜒曲折地缓缓流淌。我走进一家临江的书店,店 内摆放着各种关于郁达夫的书籍和资料。随手拿起一 本,翻开那泛黄的页面,仿佛走进了郁达夫的世界。他 的文字,朴实而深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这片土地 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

我沉浸在郁达夫的作品中,仿佛看到了他笔下的 富春江,江水浩渺,山峦叠翠,渔舟唱晚,雁字回时。他 的文字如同细腻的工笔画,将富春江的美景描绘得淋 漓尽致。我仿佛看到了他在江边漫步,时而驻足凝望, 时而低头沉思,仿佛在寻找着创作的灵感。

走出书店,我继续沿着江边漫步。秋风萧瑟,吹落 了一地的落叶,它们在空中翩翩起舞,仿佛在诉说着秋 天的故事。我走到一处开阔的江边,那里有一座郁达 夫的青铜雕像。他身着长衫,手持一册书卷,面目俊 朗,略显清瘦。这是一颗年轻的头颅,目光投向不远处 烟雾弥漫的江面。我站在雕像前,静静地凝视着他,仿 佛在与他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象着郁达夫 在富春江边的生活:他或许会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江 边,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他或许会在黄昏的余 晖中坐在江边的石头上,看着夕阳缓缓沉入江底,心中 充满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或许会在夜晚的星空下 独自坐在书房里,挥毫泼墨,将心中的情感化作一行行 深情的文字。

郁达夫雕像后面是郁达夫故居,我带着敬仰来到 他曾经居住过的小楼。那是一座古朴的二层建筑,环 境幽静,有一个小院子,满园草药,一口古井,几棵古树 嶙峋而苍老,像极了他小说中所写到的。我走进故居, 看到里面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和写过的手稿。每 一件物品、每一张手稿都仿佛在诉说着他的故事,让我 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位文学巨匠的生平和创作历程。 在故居里,我看到了郁达夫的照片。眼神深邃,仿佛有 着无尽的故事要诉说。我站在照片前,静静地凝视着 他,仿佛在与他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我想知道他在 富春江边的生活中经历了哪些风雨和坎坷,他是如何 在这片土地上汲取灵感并创作出那些感人至深的文字

离开故居时,夕阳已经洒满了大地。我再次来到 江边,看着夕阳下的富春江美景,心中不禁充满了感 慨。回过头,再次与他的目光相触,我分明感觉到,好 像不是一位长者,而是一位同龄人,在跟我作别。大门 两侧是两棵腊梅,还有一株桂花树,腊梅还没有到开放 的季节,而桂花,我似乎已经能够闻到那股沁人心脾的 暗香。

那颗青铜雕刻的头颅,在夕光中仍然年轻。

□ 徐玲仙

周末恰逢端午节前夕,回了趟老家万市,其 间和父亲去看望了一位远房亲戚,亲戚年轻时 是一位手艺人——篾匠,如今年事已高,但身子 骨看上去还很硬朗。他步伐稳健地迎接我们的 到来,笑容可掬地和父亲攀谈着家常话题。

待我们告别时,老人坚持送我一个老物件, 一个当年他亲手编制的饭篮子。老人亲手将篮 子交到我手上,心情略显复杂,实诚地说:"拿着 吧! 现在已经不太有了,留个纪念也好的。"

然而于我而言,可谓如获至宝。

■地理

回来的路上,我仔细端详这个老物件:它是 用竹子刨成细蔑编织而成,身形如锥子,口大底 深直径尺余,提手如圆弧,斗笠形的盖子恰到好 处地盖在篮身上,形成浑然一体的视觉效果。 每根竹篾和竹篾之间的编织都是自下而上,极 为均匀有序。浑身磨损的条纹印刻着它的久远 年代,曾经这里断了根蔑,那里破了洞,但是作 为老篾匠的亲戚及时用新蔑给它补上了,虽然 颜色上有一些年轮的区别,但是丝毫不影响它 的实用性和观赏性。父亲接过篮子看了看若有 所思地对我说:"这个篮子估计和你的年龄差不 多大了!"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成长起来的孩 子,饭篮这些老物件伴随着我们成长,见证了我 们的童年时代的点滴。那个年代,农村人买不 起冰箱,父母们习惯将吃不完的剩饭或者好吃 的食物放进篮子里,挂在灶头的上方,这样既可 以保持通风不让饭馊掉,又可以防止老鼠的偷 吃。大人们烧饭的时候,偶尔会碰到它,顿时篮 子会摇晃起来,映衬着土灶散发出来的烟火,形 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和哥哥放学回家,经常会搬来凳子踮起 脚尖去够那个篮子,偶尔篮子里有馒头或者鸡 蛋之类的食物,我和哥哥便会狼吞虎咽地吃起 来。记得有一次放学后,哥哥不在,我肚子饿得 慌,于是搬来两张小凳子叠在一起,爬上凳子后 心脏就像兔子一样扑腾扑腾地跳动起来,脑子 里竟浮现了母亲所说的灶神爷爷凶神恶煞的样 子。就在那一刻,"啪"的一声,便从椅子上跌落 下来,吓得惊魂未定,还以为灶神爷真的来了!

就这样,在饭篮的摇晃中,我们也渐渐成为 了"大人"。斗转星移,世事变迁,饭篮之类的老 物件也渐渐退出了它们的历史舞台。新农村建 设,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的面貌,更是农民的生活 方式和精神风貌。它让乡村告别了贫困与落后, 迎来了繁荣与希望。然而,不管时代如何进步,我 都不会忘怀这些老物件,它珍藏在灵魂深处,印刻 着岁月的痕迹,承载了一个个时代变迁的故事。

老家回来后,我特地将这个饭篮放在客厅 的正中央,打算作为装孩子们的零食筐子用,这 样既能存放食物,又能供人观赏,还能在闲暇时 和亲朋好友就着饭篮话题,去追忆那个年代的 点点滴滴……

石梯闲停

□ 潼潼

我赴异地工作之后,祖父母时常挂念。每每 回家乡常绿探望,他们高兴之余,提起可去周边黄 弹村的石梯走走,说那是一个清幽的好地方。

这次我决定前往一探究竟。石梯是一座山。 据《富阳地名志》载:"石台四面皆峭壁,如石削成, 有石径自下而上,远望如天梯,故又名石梯。"

四月气温和畅,天光澄明。我与父母沿着 蜿蜒而上的古道慢慢往山深处走。初时,我们 左手边的山势十分陡峭险峻,下视足有百十丈, 深险望之生畏。对岸是怪石嶙峋、壁立千仞,令 人称奇。刀削般的绝壁,需仰面才能一睹全 貌。山石为层叠鳞状,上覆草木葳蕤,间隙透出 青灰色的石质。天上二声啼啭,扑棱过几只山 鸟,那样轻捷地就落到那边的山头上去了。我 想它们是这座山林的主人。

水源出现以后,一切便变得冷冽起来。-条清澈的细水,在沿途大小不一的乱石间蛇 行。溪涧边滋生有百十种植物,络石、山莓、苎 麻、石菖蒲,你一丛、我一簇地蜷在自己的地界,

各有野趣,观之可亲。一只踉跄的白蝴蝶从我 们身边经过,轻轻歇落在一朵将醒未醒的杜鹃 上。再看远去杜鹃已有同伴三五株,一齐在这 山间灼灼耀熠。溪水在略开阔的地方聚成水 泊,青苔作壁,清透可鉴,浑然似是镶于山间的 一块岫玉。附身去掬一捧水,那水犹带初春的 凉意,洗濯去跋涉的疲乏。

山很韬晦,我如是想。因为走完了三分之 二的路径,才恍觉它为自己布置的局面精妙。 先是以高壁作深冷门庭,拒绝畏惧它的游人,再 在窄道藏珠,给一汪白水作为奖赏。而走完大 半,终于得以豁然开朗,看见这幅碧色的流动的 风景——远望,漫山遍野的竹。万竿修竹与天 地互为唱和,簌簌竹涛漫过耳际。山在呼吸,荡 漾的竹海是它起伏的胸脯。

我们循着路往里走,将自己全然浸入竹海 深处。那些竹是毛竹,它们在近处细观是苍劲 的。大的碗口、小的杯口那么粗,株株挺拔瘦 削,骨节分明。竹的腰身上结了薄薄白霜,将它 们本身的翠色洇成天青色,气度凛冽。往竹林 的深处窥探一眼,摇摇曳曳间是青深黝黯,无有 尽头,让人迷离,又心生遐想。我见竹林间有一 些开发的痕迹,却最终因不知名的原因而废止 了。我不知对一座山来说这是它的不幸还是幸 运。总之,它的原貌得以被大部分保存下来,在 无涯的时间里的某一天被我亲近和观赏。我按 捺不住向山吶喊,山亦欣然。它的竹——山之 子,山的成片的孩童,愉悦地摇旗回应我。我便 知草木有情。

父亲说在山的最顶端,依然有人住在那 里。我们探身望了望,没有再往里走。

下山的路有些安静。走到山麓时,有一阵 风挽留我们。竹叶摩挲之声在长空下长久地回 响,我回头看,石梯它只是在那里。人世多少喧 哗,它只静息在那里,守着此间万类草木,一条 清溪,千百年里,倏尔而过。

我愿向山学习,人这一生,耐得住寂寞,才 守得住长远。

晃晃悠悠地踮起脚,用手去够篮子。此时的小